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文學部八十七 頌

七一

原晉傅休奕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  
傳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  
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  
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

張造七辯世多以七激為工餘未盡善也七辯似也非  
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  
矣若七激七依之卓轢一致七枝七辯之纏綿精巧七  
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  
先言出輿入輦廢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  
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  
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



之乎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  
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  
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  
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  
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  
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為義不足  
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傳  
子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增明吳訥文章

辨體曰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  
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  
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  
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  
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  
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  
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  
雖專尚駢麗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

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  
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議論又豈七發之可  
比

七二

原漢枚乘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  
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  
飲食則溫淳甘脆衣裳則雜遝曼煖雖有金石之堅猶  
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出輿入輦

命曰癘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

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

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宴

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太子之病可以

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

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困根扶疎以

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

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  
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鷓鴣黃鸝鳴焉暮則羈雌迷  
鳥宿焉獨鵲晨號乎其上鷓鴣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  
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鈎  
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曰  
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池  
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  
螭蝼蟻聞之住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

能強起而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犒牛之腴  
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  
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  
勺藥之醬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  
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  
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太子云客曰鍾岱之牡齒至  
之車前似飛鳥後似駟虛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為之  
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於是乎射干鎡之重爭千里之逐

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乘乎太子

云

客曰既

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  
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紛紜玄綠輦道邪交  
隍池紆曲溷章白鷺鴛鴦鵲鵲鵲鵲翠鬣紫纓女  
桑河柳素葉紫莖松柏豫樟條上造天梧桐枌櫨極望  
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齒雜裾垂髻目挑  
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  
下靡麗皓侈廣大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

云

云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之乘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

潯掩青蘋邈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

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

遊乎太子云客曰榛林深澤煙雲暗漠兕獸並行毅

武孔猛袒裼身薄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旨酒嘉肴羞魚

膾炙以御賓客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

斁能強起遊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



耳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足以駭  
矣恍兮惚兮聊兮慄兮虹洞兮蒼天極慮兮崖涖汨乘  
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  
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望也况直眇小煩懣醞醲  
病酒之徒哉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聞於師曰  
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  
如素車白馬幃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  
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

能起觀乎太子

云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

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

後漢傳毅七激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玄妙清思乎黃老於是玄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勲懸著隆高今公子削

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

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  
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  
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玄通  
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飈飛  
礫孫禽相求積雪峨峨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官失  
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秋乃獲  
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絕谿聽

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採芳  
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沈微玄穆  
感物悟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玄  
通子曰單極滋味嘉音之膳芻豢常珍庶羞異饌滂養  
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  
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宴乃進夫雍州之梨出  
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  
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悁

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玄通子曰驥騄之乘龍驤超  
攄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  
踐路促節機登颺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  
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  
起而乘之乎玄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玄冥終統  
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騄乘輕軒麾  
旄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罟網以  
彌野連罽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

獸駭殫仆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  
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皋臨流  
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方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  
能強起而觀之乎玄通子曰崇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桷  
雕藻文以朱綠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  
觀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曼於是賓友  
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飛紅綸不虛出矢不徒  
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殫輕翼日移怠倦

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珥隨珠  
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脣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  
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鏡形影於玄流偏滔滔以南  
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  
天下之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玄通子曰漢之盛  
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  
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矇達義農之妙旨昭虞夏之典  
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

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至德聖道  
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  
誦斯語仰子法度 劉廣世七興曰子康子有疾王先  
生往焉曰駿壯之馬惱不征路其荷衡也躍似驚禽其  
即行也翬若遊鷹颺駭風逝電發波騰影不及形塵不  
暇興 崔駟七依曰客曰乃導元山之梁不周之稻礬  
以絺綌砥以柔韋洞庭之鮒灌水之鯉滋以陽撲之薑  
藪以壽木之華醪以大夏之堦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



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層樓於是置酒乎讌遊之  
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觀欣  
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縠以長舞袖裊細腰  
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  
聃遺其虛靜揚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  
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荆山之  
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  
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

弧控弦彎繁弱鼓千鈞死獸籍籍聚如山陵選取上鮮

獻之庖人 李尤七款曰奇宮閒館迴庭洞門井幹廣

望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嵯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

梁土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疎冬榮與時代序孰

不墮零黃景炫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裏斑白內充副以

芋柘豐弘誕節纖液玉津旨於飲蜜 桓麟七說曰香

糝為飯雜以稗菰散如細蚺搏似凝膚河黿之美齊以

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貫

天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颼風激其崖孤琴  
徑其根雜鳥集其枝王良相其左造父驂其右揮沫揚  
鏹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瞥若颼霧  
追慌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壑  
踰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於  
高冥窮疾足於方外 崔琦七蠲曰寒門丘子有疾玄  
野子謂之曰藍沼清池素波朱瀾金鈎芳餌纖繳華竿  
緡沈魚浮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閣青臺綺

錯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蒂  
黃葩翳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堂姿踰春華操越秋  
霜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眄傾城玄野子曰  
爰有梧桐產乎玄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澡其下  
飛鳥集其枝周雙偶而特立獨飄飄而單離匠石推肩  
公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為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  
能聽之乎 劉梁七舉曰丹楹縹壁紫柱虹梁桷榱朱  
綠藻稅玄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百層干雲參差

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鸞鶴並棲隋珠明月照  
曜其陂張衡七辯曰無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  
惟誦道篇彤虛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為  
先生淹在幽隅藏身隱景刻迹窮居抑其不韙盍往辯  
諸乃偕而就之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為閒館公輸制  
匠譎詭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  
彫蟲彤綠螭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鸝黃加雙鷁經鴛  
鴦然後擢雲舫觀中流褰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

探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耀玩赤瑕之璘璪此宮室  
之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雕華子曰玄清白醴蒲陶醲  
醪嘉肴雜醢三鸞七菹荔支黃甘寒梨乾榛沙錫石蜜  
遠國儲珍於是乃有芻豢脂牲麋麇豹胎飛鳬棲驚養  
之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會稽  
之菰冀野之梁珍羞雜還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  
盍歸而食之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  
遞奏代敘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脈激楚輦鼓協吹

竽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  
是樂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為清改賦新詞  
轉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闕丘子曰西  
施之徒姿容修嫵弱顏回植妍夸閑暇形似削成腰如  
束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豔鬢髮玄髻光可以鑒鑒輔巧  
笑清眸流盼皓齒朱脣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  
酷烈侍夕先生同茲宴褻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絲宜  
媿天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空桐子曰

交趾緇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蟬羽製為時服以  
適寒暑駟秀騏之駁駿載軫獵之輜車建采虹之長旃  
系雌霓而為旗逸駭颺於青丘超廣漠而永逝此輿服  
之麗也子盍歸而乘之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  
安期噓吸沆瀣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  
氛覽八極度天垠上游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  
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  
如清風啓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玄圃軒臂



矯翼將飛未舉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  
地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  
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  
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列乎  
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  
國以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  
先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  
何容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務 魏

曹植七啓玄微子隱於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  
輕祿傲貴與物無營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  
野之駟乘追風之輿入乎泱泱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  
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志飄飄焉嶢  
嶢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舉翼而中留  
於是鏡機子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世以遺名智  
士不背時而滅勲今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譬猶  
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若菰精稗霜蓄露

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縷如疊穀  
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  
芳蓮之巢龜鱉西海之飛鱗臙江東之潛鼉臙漢南之  
鳴鶉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於  
是盛以翠罇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  
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  
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劍采藻繁  
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

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佩則結綠懸  
黎寶之妙微符彩煥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羅縠之裳  
金華之鳥動趾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  
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鏡機子曰駕雲龍  
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旌  
於是曳文狐掩狡兔捐鸛鷀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  
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壑風厲颭舉形不抗手  
骨不隱拳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

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駿騶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  
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則羽獵之妙也子能隨  
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  
子曰彤軒紫柱文櫬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  
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陞陵虛俯視  
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  
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釣魏氏  
發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

龜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  
覲游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  
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  
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修此宮觀之美也子能從我  
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鏡機子曰  
既遊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  
人妙妓遺世超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  
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彈左篪右笙然後姣人乃披文

穀之華桂衣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  
翹翻爾鴻鵠潏然鳬沒縱輕軀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  
為歡未泄白日西頽樂散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  
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紅顏宜笑睇盼流光時與吾子  
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閨房華燭爛羅幃張動朱脣發清  
商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  
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余聞  
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重氣輕命感

分忘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余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鏡機子曰時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元化參神與靈合契越隆平於殷周踵羲農而齊泰顯朝惟清



皇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  
光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  
鳴鳳於高岡然主上猶以沈思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  
採英竒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  
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  
乎令予廓然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徐幹七  
喻曰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巖石之下棲遲乎穹谷之  
岫萬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動莫之能懼

賓曰大宛之犧三江之魚雲鵠水鵠禽蟠豹胎黼黻施  
於宴室華蓐布乎象牀懸明珠於長韜燭宵夜而為陽  
玄鬢擬於雲霧豔色過乎芙蓉揚蛾眉而微睇雖毛施  
其不當 王粲七釋曰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清玄  
渾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為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  
是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  
進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棲其志外無所  
營內無所事邯鄲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祕舞承閑並理

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侯翩飄微霍亂精蕩神已  
渝代起鞞鐸響振農功既登立陰戒寒乃致衆庶大獵  
中原植旌柎表班授行曲絙網連置彌山跨谷弦不虛  
控矢不徒往僵禽連積隕鳥若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  
豐膚曼肌弱骨纖形鬢髮立鬢修項秀頸紅顏照曜煜  
若茗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鐻之歲豸珥照夜之雙璫  
煥焞爚以垂暉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  
則叡哲文明允恭立塞登俊又於壠畝舉賢才於仄微

置彼周行列於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恥 劉邵七華曰玄休先生棄世遁名藏身於虛廓絕影於無形榮時子聞而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之絃綱生有九鼎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為先生陳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所極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虬莫能

羈制踐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尋越逸  
響追晷逐電榮時子曰三時既畢玄冬效節木落草弊  
鳥竄獸穴爾乃駕六虬乘彫軒載金鉦鳴玉鸞鼓與雷  
起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燁與霓連榮時子曰洞庭之鱖  
出於江嶠紅腴青鱸朱尾碧鱗金光鏡野旌旗曜天雷  
輜翳路風馬如雲於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  
芝圃揚芳毛羣率舞羽族迴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  
之蹌蹌感神人而懷異物寧九有而綏八荒 晉張協

七命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越世高蹈絕景  
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狗華大夫聞  
而造焉乃整雲輅參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天清冷而無  
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於是  
登絕巘遡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大夫曰寒  
山之桐出自大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晞三  
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零雪瀉其根霏霜封其條木  
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  
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  
大夫曰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  
之墉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  
雲飛陞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重殿疊起  
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  
而成響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時既授衣天凝地閉風  
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

講師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校舉麾贊獲大夫曰  
范公之鱗出自九谿潁尾丹腮紫翼青鬢爾乃命支離  
飛霜鏐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  
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  
之鉞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鑊越鍛成流綺星連浮彩豔  
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  
流血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大  
夫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元



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湫千日單醪  
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  
煜也 陸機七徵曰玄虛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棄時  
俗而弗徇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  
寶傷鴻誓之後聞策玄黃於榛險憑穴巖而放言通微  
大夫曰竒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  
沈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  
之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竒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

素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顏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緇匱素  
蟻踊而澆潏滋芬溢而相徽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  
復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溫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  
大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  
瑰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暉  
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  
仰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  
琳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閨高達長廊迴屬於是

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  
以悅觀聆和樂而洽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  
諧而齊響損簾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  
襲俯紫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於丹脣發鏗  
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荆之高  
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覩蛾眉之羣麗羌既都而又閑  
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  
之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

予之歎閼雎以寤寐為感溱洧以謔浪為歡若夫妖嬈  
豔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罄妍規  
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蕤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餐  
若夫靈晷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  
微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子其  
納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  
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夫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  
六轡而高遊瞰八字以攄盼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

氣作溫涼弭侵略於疆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  
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  
黃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雍  
俗洽天民乎齊泰是以立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  
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鷟膺天監之休命荷神聽  
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榮  
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靡好爵於天宇顯  
列業乎帝臣歟立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

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敞衽謹聞  
命於王孫湛方生七歡曰有巖棲先生者學道養生  
離親絕俗漱清泉蔭茂木慕赤松之清塵乃餐霞而絕  
穀朝隱大夫尋條援葛往而問之曰營中都以起館指  
土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土沃實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  
妙思盡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修堂左亘東序右  
列西廂飛甍雲構軒軒鏘鏘連棟抗榱若飛若翔幽寵  
納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色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

達宮商子能從我而翫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  
節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駟以偕逝問虞人於中林  
審蹊徑之所由知此澤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罷聲  
不得發爪不暇施此遊獵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  
大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人天無纖翳地無飛塵五湖  
靜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以游春此舟楫  
之駿游子能從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  
千仞之峻嶠乘危巖以託根間丹霞而竦標若麗霜之

淒切因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遙夜器朗絃徹閑心理  
氣臨流鏡月伯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  
從我而聽之乎大夫曰良疇沃壤傍山之阿靈澤津其  
根春露滌其禾上陰玄雲輕靄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澤  
之清潤結玉實於秋霜簡嘉穗以精微璀冰散而珠光  
釀縹醪於九秋蘊二日於三陽米望麴而冰消甕未啓  
而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大夫曰生  
乎三季之世隔乎大國之間戎馬生於郊畿英雄森以



比肩意氣貫宇宙豪傑扼丘山強鹵元師懸首太白顛  
勒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子能從我而立之  
乎大夫曰蓋聞至道以無主員應橐籥以內盛無窮陰  
陽以烟燭成化五行以守分相攻是以撫往運而長揖  
因歸風而迴軒挂長纓於朱闕反素褐於丘園靡閑風  
於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濁酒以箕踞間絲竹而晤言  
宋顏延之七繹曰北岳孤生剗迹埋名身閒事盡道  
畜山扃東國進士謬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堪陰結架清

深巖屋橋構磴道相臨寒榮隴首綺飲江潯客曰周以  
巖廊匝以綵房木寫雲氣土祕羣芳既旋天而倒井又  
斲員而鏤方松丘箭渚藥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棧巖  
塏而上尋客曰若夫舟山之奧金門之祕地首岷銅川  
上汶泗裁石成音調金成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辭人賦  
其清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  
風遡秋埃既而昵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顏弗怡高  
殿視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嘶轉飛朱鷺以首引逮玄

雲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揮莊服流酒抗妍歌以跼躑揚  
輕袖而翳面雜紛披於巾拂遞間關乎槃扇齊景陵  
王賓僚七要曰松既煙而接漢竹緣嶺而負筠哀過鴻  
於月曉悲夜猿於霜旻乃鶴駕之非遠信羽車之可鄰  
鴻池廣象太液染華勢含五水氣疏九河既百尋而照  
底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柁而目多豈能  
從我汎此安波梁蕭子範七誘曰幽遁公子不由義  
路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為臣公侯難以為客有暴勢大

夫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  
收苗山之鋌採耶溪之銅既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  
曜銀精外通均如屈揚之舒彩粲若芙蓉之始紅七星  
布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千萬聲重二都邁茲巨  
闕超彼鹿盧呈形薛燭表質風胡大夫曰玉饌方丈蕙  
肴果器法聲吳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卵之珍  
常山之果醴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邑選佳人於  
趙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於城隅見者忘鉏而留矚

行者下擔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標垂翠帷  
兮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縷之雙針願因之於  
三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啓土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  
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絕域或繫馬於遐疆功  
格宇宙威震蠻方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駒龍  
文重於漢廐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體如龍之姿  
縵以紫縷繫以青絲大夫曰冬斬陽木夏伐陰材剗剗  
之功咸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

開麗前修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乃緹錦遍室丹青  
被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栢煥而相  
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複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  
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蛇身之帝牛首之君何  
足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  
明蔑放勲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鷲銀  
鳥之錫不絕於史書當此之時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  
疎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

請就列於康衢

增文苑英華七名曰假是先生負茲

勁逞狀羣飛之侶似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忘意

衝衝而不定鑒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

積庭室靡人聲春花滿野他無行者園堵常閉曲突無

煙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壹

一作  
曉

然篤論公子聞而

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以絡繹將  
有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乃踰汗漫  
入蒙龍至深潭之澗溟有洞室之穹崇居隱轡而出沒

望欽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含響地不寒

而蕭瑟日無雲而曠朗於是整容投刺屣履一作排門

倒屣

揚眉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

惡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為

娛處貧賤而不忤欲賓實於孤介乃貽譏於隕獲至乃

喀喀死於道邊瞽瞍填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

而刻鶴身既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於帶索

豈知命於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永今



欲道足下以衛生之祕術怡神之妙道譬之愈投於寒  
植同起尸於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為之生已逼無  
益之慮常勞若見明於礙滯幸求救於育膏公子曰千  
門始構百常洞啓激洛開渠疏山抗陸延袤水陸曠望  
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  
以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彫牆屈曲以交  
牙網戶周流以重積既陰沍而影響亦叫嘯而迴一作辟  
易沙板金鋪紫柱玉舄煒煌燿艷硃博敞圖雲霧之

蔽虧狀神仙之來往壁璫自耀珠綴恒響蜉蝣動而晝  
喧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以寥泝亦憑高而決潏聞疾  
雷於階陞一作板弄奔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

負連闥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鸞飛蓮井日照  
杏梁陽鳥騫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  
石崇壤擬崑閭之巖岬比滄溟之瀟瀟其中則有桂宮  
柏寢吳臺柘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  
虬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奇色臺樹珍名長生

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之春滿摘

甘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為榮先生  
曰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笑於鄙家且自安乎容膝

公子曰銅餅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

虎掌雞跖猩脣鱮

子林切

魚兩味玄犀五肉拾卵鳳巢剖

胎豹腹三臠甘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梅椒

魯豉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糝蘇葢以芬芳脯追復  
而不盡犢魚稍割其無傷鼃羹流歆蜆醬先嘗鱠溫湖

之美蚶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蠶  
白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魚斤之實杏積魏國之  
貢菱為鉅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榛湘南  
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  
質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  
開印玉機疑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忘懷於  
鄙悵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予而共進先生曰不貴  
媮食寧甘醇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公子曰

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

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於宋里

經一作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一作於步障里一作皓

腕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牆以颺香傾城國

以誼譁墨欲歸而抽軫車攔也疑作軫車後橫木也惠將返而迴車

至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名擊

哀響則春臺之人愴焉而雪泣一作涕起歡情則崩城之

婦嫣然而微笑嶰谷調一作棲鳳之竹一作管龍門獨鵠之

柯綠珠絳樹宋臘韓蛾青春婉婉上客經過開洞房以

命賞名才人而合宴舉輕慢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

披珠

一作珍

象簾展羅薦聽促柱之方進聞廣聲之始轉

步想象以頓足腕蹁連

一作編躑

而拂面托斜視於遺簪寄

含情而舉扇俄而夕鳥東反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

昇天解鴛鴦之繡被拂馭駕之長羶燭中

一作羽

幃而動

爛香山

一作薰蕙

帳而微煙願橫施以自昵脫斜領於君前

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留連先生曰淫聲非篤

論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  
至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閒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  
效殺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  
山漂汗揮雨起渥洼流潁一作蘭池照血躡飛影於未

赭

形赴奔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誼而振地  
烝徒駭而聒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置羅布其一目罟  
網周及三面犬號驤螭鷹名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  
赴迴超危衝林跋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罔濶電

舉陵陸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轡而後赴亦左排而

右蹴跣

疑作蹠

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

地見飛毛之暗目旁窮劫剖勢極搜求文皮坐裂臄尾  
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遽豹拉齒而夷  
由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弦而跣墮猿抱  
木而啾啾笑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材之矯  
猛豈能從我而畋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  
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公子曰跋鳥始照宮槐遽而



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落

一作跋鳥始照宮槐遽吹舒顧兔而纔滿盼庭

柯而就落

譬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栖托擾擾摩肩轡轡方

駕立忱迫於毀譽獨殷勤於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  
榮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  
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游仙尋玉塵於萬里守金竈於  
千年三尸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玄若乃壁  
上真辭枕中祕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  
亦反老而為少虬駕天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

鵠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霏微而  
襲宇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  
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游玄圃  
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仙車澗採兮危實  
苑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  
叱壽指中岳以為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蠲邪先  
生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  
豈復稍論於椿菌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

遠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指搆紛  
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  
以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醞藉愷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  
賓友師師並接衽以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  
無外慙橫經者比肩擁帚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  
文之風俗六郡溱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  
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圭璧出於山淵  
未有玉不瑩而為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

德之舟船響如鐘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重於經  
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為  
曠恥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公子曰我大梁之啓  
基方邃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  
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府孔修百司盡  
畢搜求儒雅招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於昔談昧旦  
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泱泱大典道含弘而廣  
被澤汪濊而旁闡採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

微而畢照言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  
無偃稼雨不破塵覩勝殘于朞月見成俗于浹辰一作

幽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祿野靡狼  
顧之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者讓畔而成仁何大庭之  
足競豈粟陸之能鄰壁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  
盛奇士輻輳而騁足異人間出而效命小大之獄無冤  
民翺飛之物無天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  
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

氣而款闕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  
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氲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翫九  
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  
於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疵厲合天地而並  
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  
之所能窮懷真獨往之夫犇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  
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  
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無當徒費辭

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却行而求鄙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據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淺智請從一作附後車元表柄七觀曰翰林先

生納榮息機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牘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褐衣目不接手黼黻耳無聞於律呂輟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

於枚生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巔  
胸藏腸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陵  
若網有網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共聆諸越公孫曰太  
素烟煨清濁奠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  
不疵六氣以沴日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  
土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  
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沆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恣縱  
而益顏言技可以進道兮吾當由是以返觀納腸補臟



慙忍莫竟石立土踊孳彗迤逆吾猶以為天地之病也  
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  
體何方拘者為儒請更端以告僕夫越公孫曰靈曜宣  
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卑高  
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由動彰靜百神受祐虛  
者為音質者為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疑疑智者過謀  
胡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爰業  
飛不得垂喙履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儋

蹶而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於淵吁嗟而求桑林之  
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効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  
時父恬孫嬉何助邊箴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  
昔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  
芒法清寧却走馬於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  
陶陶舒舒天天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  
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  
損願滌耳以挾其蘊越公孫曰粵昔尼父惟俎豆是數

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令輿圖八

表同歷四貉交軌月竈風丘冰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

款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

缺

羽翻經飛騎鼓笈然而樂

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

戰同功魚類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

帥拉脇外寇慙肌卒不可挂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龐

者罷者恒者羸者駢頭引吮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部

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

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劒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  
衝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握玄圖視龜文縱橫其止與易  
象相表裏者驟語之吾懼大夫竦眙也大夫曰兵者不  
祥之器未效此知也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闥坤情  
聲相宣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綳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  
言之漻漻乎足畏垢而將翦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  
也荒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  
組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羈鵬鏃鷹寄

莽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倏淪乎  
西傾噫悲何為哉古有巖居之士抱竒挾幽漱芳深林  
憩寂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為回旋  
虛牝答之為獻酬獲三疊而墮淚鶴九轉而疑愁鉤玄  
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  
餘韻於宮商然此其戔戔者耳擗拾蒼雅刮磨詰盤微  
粲具編飛英露漙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  
大夫不聞之乎鐘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

者命摩盪堪輿呼吸義娥矢為帝詞叶為賡歌五嶽贊  
襄百靈護呵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掖民陽春  
瑰逸為新簡絜為真列若戶居別若渭分雍容者珎璜  
冲遠者英莖縷絕而緒續醴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著  
耿光兮其不能以千百程也浮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  
訇溘滔滔莫止据理者夸飾言者哇嫫母兮姑射鉛刀  
兮鑊錐塞莫任兮奈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  
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讎

靡寧世本紀年繫於麟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  
金匱沆罔敢配迺司馬氏扶榛鉏翳麗者為譏激者為  
刺升涉世家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史杞鄫儒  
畫按削章刪凡燭火並日卒澌盡莫傳昂昂荀彘辭約  
義完何班范曄家至耿光縣縣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  
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清研深益  
疲穢者闌者襲者濫者洪忍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  
俚不師雅若鼙鼓鐘若育策馬元經附訛唐歷受呵後

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厥今繫謀川盈記註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遊鄧林而目昧般倖効吁隨和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赧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囿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巖我心增悲韓愈不為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渙乎陶唐五服正邦五  
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於  
三王厥緒日孳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  
太和宣昭羣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  
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神拱列歲時易遷而浸淫蘗  
芽弱者綴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搏犀象屠  
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  
稽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

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  
繭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貞可  
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  
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  
瑜匿瑕間以辨之厥德日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  
道最高子盍陳之母激毋勦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  
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  
恒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紘

紘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  
湮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網而入林適越而  
轅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放補去取未就卒乘  
虬駢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敷落侏行離狄鞮文軌  
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聱牙為今簡儷  
為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興首  
章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為訾直者為詆魯頌  
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魯魯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

法吏謂齊晉無褒而日月俱刺紛若蠹蝟眇若糠粃不  
虛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此特人文之經  
緯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  
化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邈者愕者困  
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迴飈兮  
闐而寥兮縱雲翔兮憺兮儒先從我昭兮郢大夫曰吾  
始見公孫疲斂若不足突梯若避辱靡精搞神何斷斷  
然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

年大年猶以為朝暮也

明宋濂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曰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  
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  
我揚推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  
毳編襦土之溫食動趾踉蹌發辭讓吃忽挾紉縹去歷  
都邑見者大噓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  
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  
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

形霄壤不翅蟻蟻時幻歲遷電滅鳥空惟極所適其樂  
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  
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籛矢鏑弓仰落雙鵬俯搯長熊  
毛血旁灑塵坐四封入據邃館廷實惟供壘尊旁午豆  
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  
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靨輔奇牙瓌質姣  
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  
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

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  
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齟齬孰潛其燭非勒銘於燕然  
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姱好衛霍擁  
軫樊陳執纛公子埽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  
視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撓其重也如天球之  
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  
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  
卑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形影相弔不

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

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

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

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裹

地循環相通湯叶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瀆

宗叶莊昴宿寶符之貴元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

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書御戒樓航

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搏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



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  
河洛而思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  
昌子文辭原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  
之文學曰去聖愈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  
下有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  
右鬼采椽不斲刑簋惟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  
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  
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

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伸鞅  
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  
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  
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  
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沍泣焚  
迅雷震撼乎四極充牣乎九垓渢渢乎海水起立而應  
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  
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

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  
一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  
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昉列繡繡續續九宮八  
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  
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胄鎧羅陳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鷺  
冥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衡大櫓驩耳長叉雲火  
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  
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趯鳥蛇翼驤正正奇奇

巍巍堂堂赫赫赳赳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  
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晉或陷堅於  
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己  
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  
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  
超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  
馬醫玉札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  
圖楮衣服閭女兒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玄俗質虛

心存冲寥跡亦倜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  
變無舒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  
象之玉女契九赤之班符御躋書之龍韞服太極之麟  
芝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不拘雲卧天行  
神潛靈匪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  
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  
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  
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

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埋後出者存何先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於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聾俗簞世日新月動莫之制衡錯擲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熒州冢名性氣體何圖指倂殊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

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龐鴻掠其纖微懸空  
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  
麤近之然殫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  
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偃偃奚歸  
孰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  
泛具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死而嗚呼  
噫噫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  
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資菴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霄

孰知朝暉寧不使我怡怡而慍慍乎帝降民衷德與天  
一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  
寶厥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刪宿穢以剋末習駕  
舂陵以為舟鼓闕洛而為楫張武夷以為颿期洙泗之  
可涉夙興夜寐惶惶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  
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  
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  
陰陰兮摘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



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資以身  
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

金寔翰墨林七更曰覺非先生久客闌闌心厭喧囂性  
怯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絕境於焉消搖滌濯煩襟以永  
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  
音跂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盼睐以目升自賓階少叙  
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於地匪穹於岑無松之  
盛非柏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瑟几萬籤上下古今

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正  
席焚沉蕙薰緩宮急羽高卑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  
長清短清猗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  
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箏篴之耳未能  
得其惝怳毋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托  
物設教啓其聾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  
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  
罅料敵審己負不可僨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勁敵

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無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蝌蚪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牕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著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繪肇自姚姒後世因之

畫事由始晉唐以降好尚蠱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

神造妙區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

丹宸適情遊藝動合玄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

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

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

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畫或忘食宵

恒失眠窮極彌工思苦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

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聲微茫競趨靡麗

大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渾龐主人曰經緯天地轆轤  
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骸骸韓公倡  
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  
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鈞天合奏鸞  
鳳和鳴山輝玉韞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  
寤寐於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  
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  
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

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  
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  
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  
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淳文勝質奚利  
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  
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頻首請先  
羣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頌一

增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 原王充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業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 增崔駰西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鵠鷦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壤中節感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原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 文心雕龍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

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  
以歌九招自商頌以下文理克備夫雍容告神謂之頌  
風雅序人事資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以公旦次  
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恒詠也  
增又曰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  
乎規諫之域 崔融進洛圖頌曰美盛德者莫近於詩  
什頌以之成焉 孫何碑解曰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  
文章辨體曰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



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正至於魯頌駉等篇當時以祝僖公為頌之變故胡氏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

## 頌二

增夏侯玄辨樂論曰黃帝備物始制衣裳時則有龍衮之頌  
類要曰黃帝妃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  
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  
原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為聖主得

賢臣頌

後漢書曰顯宗召見賈逵因勅蘭臺給筆札

使作神雀頌拜為郎

又曰傅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

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

顯宗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熹鄧太后

有德教請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勲金

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從陛下蒸蒸之孝帝從之

增又曰梁鴻字伯鸞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四

十四人作頌

論衡宣漢篇曰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

頌頌功德符瑞洋洋濺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城

原鄭康成傳曰民有獻嘉瓜者異本同實縣侯表附文  
辭鄙略君為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 零陵先  
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  
頌不疑見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晉書曰劉

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  
為建威參軍以壽終 南史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  
往有雜色寶珠梁帝觀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

帝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  
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吾豈買名  
求仕乎 增又曰鍾嶸字仲偉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  
引為寧朔記室時居士何子季築室若耶山山發洪水  
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辭甚典麗

唐書太宗幸太學釋菜命孔穎達講經穎達上釋奠頌  
詔褒美 張文琮永徽初獻皇帝頌優詔褒美 呂溫  
狄仁傑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

世以為名言 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西天寶

元年五月宗子璿以為不稱盛德更命璿為頌建花萼

樓北 宋璟累封廣平郡公廣平人為璟立遺愛頌璟

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

國故為濫詞徒成諂諛之風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

許停 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言於帝召見金鑾

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 宋史大中祥符三年陝州黃

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上河清頌 玉海張方平為宋

頌十五章上下二什天假之什八篇繫之先帝日之初

升之什七篇繫之今上 仁宗時石介再取太祖太宗

真宗仁宗功德之尤著見者為宋頌九篇 元史文宗

獵柳林駐蹕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稱旨

明鄭濟華川王禕行狀曰辛丑冬上親征江西進平江

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儒者卿與宋濂耳

明紀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吾學編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

奉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孺進頌 又陳敬宗字光世慈

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改翰林院侍講獻為善陰隲  
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  
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 解縉御書嘉禾詩序曰永  
樂三年九月九日朔旦勒石拓本分賜諸王及近臣於  
是縉亦與焉拜手稽首而獻頌

### 頌三

增傳雅

繼詩

蘇頌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  
谷詩曰作頌音傳雅觀文色動台賈

至旌儒廟頌曰小臣作頌敢繼風詩

金題

鈿軸

石介慶歷聖德頌曰古者一雲氣之祥一

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毛羽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題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

休丕天之績

比金玉

如江河

論衡詳文章梁肅昆陵獨孤及集序曰崔祐甫言

常州之文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咏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

獻椒花

刊柳葉

晉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曹植柳頌序云予以間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

中有一柳樹聊戲刊紀循吏

其樹葉故著斯文

紀循吏

樹遺風

崔元翰文集曰紀循吏而

述政事則孫信州頌

梁肅李翰前集序曰綜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

原形容盛

德褒贊成功

詩序云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

太平而作治



定而興

詩含神霧云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增典裁

清拔

詞彩雅贍

上見瑞雨頌後周書傳曰顏之儀善為詞賦嘗獻神州頌辭彩雅贍

濃墨大字

長篇短章

上見金題鈿軸注王英羅閣墓碑曰是時祥瑞疊見朝

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篇短章詞氣浩然超出同輩

授正字

讀祕書

唐書明皇封泰

山劉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山堂肆考李獻臣年十

二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徧八絃之句帝嘉歎令赴祕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行宮慰

褒

中書獎諭

宋史宋白從征太原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慰褒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

書授職

又曰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以趙安仁李諤楊億詞雅贍召詣中書獎諭翌日改遷太

常丞

頌四

原穆如清風

詩烝民篇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頌功伐

東

漢記馬防征西羌上喜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

思舊德

范蔚宗後漢書靈帝思感舊德乃圖

畫胡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

圖畫頌之

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

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詔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刊

石頌之

後漢書法真傳友人郭玉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

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立德先生

為頌賜帛

漢書上命王褒等並待詔

從游獵所幸宮館輒為歌  
頌第其上下以差賜帛

上頌賜金

魏略黃初三年  
黃龍見鄴西漳

水中王褒上頌  
賜黃金十斤

許善神雀

隋許善作神雀頌文  
不加點筆不停毫

鮑

照河清

宋鮑照元嘉中河濟俱  
清照為河清頌辭甚工

為龍馬頌其文甚麗

魯國先賢傳黃伯仁不知何  
許人嘗為龍馬頌其文甚麗

上四巡頌辭甚典美

後漢

書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  
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

直而不倨

左傳云吳

季札觀風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  
而不偏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  
不荒用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頌而無諂  
優游

彬蔚

文賦頌優  
游以彬蔚

增橘頌

離騷九章之一也原自比  
志節如橘不可轉移也

孝竹頌

秦中記曰章帝三年子母荀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上孝竹頌

瑞蓮頌

唐書袁朗傳陳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後又詔為芝草瑞蓮二頌歎賞尤厚

瑞麥頌

明洪武三年夏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五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

有餘本劉基為之頌

駙虞頌

明紀永樂二年周王畋於釣州獲駙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

楊榮作頌以獻

麒麟頌

又宣德八年南海外諸國各遣使獻麒麟凡四楊士奇獻頌

有

焱氏為頌

莊子天運篇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

滿天地苞裏宇宙

咸墨為頌

文心雕龍頌贊篇帝嘗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招

洛

出圖頌

唐書傳曰崔融朝廷大筆多手勅委之其洛出圖頌尤工

封禪壇頌

又明皇東

封詔張說撰封禪壇頌  
刻之泰山以夸成功

誦於宰相

宋史楊億字大年賦詩曲宴又上金

明池頌太宗誦  
其警句於宰相

出示輔臣

玉海劉鋹咸平二年擢第嘗獻幸太學頌真宗中夜

觀書得錯頌頗出以  
示輔臣召試直史館

平江漢頌

宋濂序曰湖口之捷其神功駿烈炳耀鏗

鉤與天無極而咏歌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  
備述其事誤為詞頌一篇以流鴻績於無窮

却封禪

頌明紀永樂十三年禮部郎周訥請封禪尚書  
呂震贊之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平雲

南頌

明王景作古之有盛德大業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

光武中

興頌

後漢書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

書郎賈逵  
為之訓詁

大唐中興頌

元結作大唐中興頌曰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

歌頌刻之金石非老於  
文學者其誰能為之

## 頌五

增讚文心雕龍頌讚篇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  
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  
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庸典章一也

增文崔元翰文集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篇吉甫之清  
風伯喈之無媿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謹案第七頁前六行積雪峨峨刊本峨峨訛泚泚

據七激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紅顏宜笑刊本宜笑訛既天據

文選改

第三十頁後二行既下以寥泚刊本泚訛沈據文

苑英華改

第三十三頁前六行烝徒駭而聒天刊本聒訛刮

七行鷹名奔電刊名訛鳴並據文苑英華改

第三十五頁後五行憲章咸秩刊本咸訛成據文  
苑英華改

第三十六頁前一行言無幽而不顯刊本言訛然  
據文苑英華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謄錄監生 臣 秦在賈